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飛雄中計 兩將身死馬榮回營

卻說李飛雄依著馬榮之計，四面出兵，將唐營攻圍，小兵不知何故，趕緊進帳報知。狄公命了四員偏將，一名裘萬里，一名曹其榮，更有徐標、王泰，各帶二千兵卒，分頭會敵，四人得令起身。裘萬里跨馬提鞭，直向東門迎出，劈面遂見洪亮舉手一鞭，當頭打下，洪亮提刀格架相迎，兩人殺在一團，鬥在一處，戰有二三回個回合。洪亮殺得性急，大喊一聲，直向裘萬里拼力劈去，裘萬里趕即兩膀用足了勁，鋼鞭飛舞，架去單刀，隨手一鞭，已打中洪亮的頂門，翻於馬下。後面軍士見敵人落馬，吶喊一聲，上前衝殺。裘萬里見自己得了勝仗，當即下馬取出佩刀，將洪亮首級割下，復跳上馬匹，殺向南門而來。遠遠聽到戰鼓聲音，震動山谷，趕著快馬加鞭，飛到前面，但見曹其榮手執一桿長槍，卻為王懷的雙刀壓住，氣喘籲籲，幾乎敗下。裘萬里見了吼一聲，叫道：「曹賢弟體得慌忙，有愚兄前來助你！」說著遂奔到陣上，用鋼鞭往下一格，將王懷的雙刀架格過去，讓曹其榮衝出重圍，隨即一連幾鞭，向那敵人打下。王懷雖然是一個草寇，但在太行山上，也算他是第一把好手，正想擺佈敵將，忽見一人前來助戰，不覺大喊連聲，一手招架鋼鞭，一面對準裘萬里的要害，拚命刺去。那二人你想我死，我想你亡，刀去鞭來，好似在山猛虎；刀來鞭去，宛如出海飛龍，彼此竟殺不放手。霎時黃砂飛起，大約爭戰了有五六回個，早已日光當頭，裘萬里深恐戰他不過，誤了大事，趕著虛晃一鞭，詐敗而去。王懷正是殺得興起，哪裏肯舍不追，高聲叫道：「無能的匹夫，向哪裏逃走，爺爺來也！」只見飛虎鎧一掛，那馬如騰空一般，在後緊緊追來。裘萬里見他趕來，跑去有二三里遠近，忽將襠勁一松，那馬忽然停住，裘萬里將腳尖在搭鎧扣穩，一個斜鬥，跌向馬腹裏面。王懷疑惑他是失足落馬，心下大喜，高聲叫道：「裘萬里也是你性命該絕，落下馬來，看刀！」說著一刀，在裘萬里背心劈下。裘萬里見他到了背後，腳尖在搭鎧上一墊，一個轉身，早在馬上倒下，王懷正彎腰用刀來劈，措手不及，裘萬里一鞭打中腦門，咕咚栽於馬下。裘萬里罵道：「你這狗頭，方才那樣英勇，此時英雄何在？且命汝身首異處！」當時就將王懷的刀取下，割下首級，復向城上奔來。且說李飛雄自己攻打西門，一柄大刀逢人便殺，正遇徐標將他攔住，兩人兵刀大舉，各顯生平。誰知徐標一柄三尖刀，較之李飛雄高出數倍，彼此刀來刀去，未有數個回合，已殺得兩膀酸麻，高抬不起，正想王懷等人前來接應，忽見劈面人聲喧亂。鸞鈴響處，裘萬里早到前面，高聲罵道：「賊囚，汝羽翼已去，還想在此逞能！你看這兩顆首級是誰，還不下馬受縛！」李飛雄正是危急，聽了此言，抬頭一望，卻是洪亮、王懷兩人的首級，曉得不好，趕將馬頭一領，斜刺裏衝出重圍，欲向本營而走。忽見本營煙霧連天，喊聲大震，四面八方全是火起，李飛雄到了此時，已是心驚膽裂，知道有了內變。只見許多逃殘兵士，蜂擁而來，向著李飛雄說道：「寨主不好了，出兵之後，馬將軍並不到營前觀戰，忽自出了後營，放了幾聲大砲。頃刻左邊山下，出來許多兵馬，穿山越嶺，向本營擁來。我等正請他退敵，誰知他反將敵兵，帶入營中放火燒寨。現在軍中糧餉，以及帳棚，皆為他焚燒殆盡，前面萬不可去了。」李飛雄聽了此言，只得大叫一聲：「馬榮，我道你是舊日良朋，前來助我，誰知你是奸細，害得我瓦解冰消！今日俺也拚作一死，只與汝送了性命！」當時便想去尋馬榮。後面裘萬里追兵已到，高聲叫道：「李飛雄，汝窠已失，還不下馬投降！」飛雄正是忿火中燒，舉起大刀向萬里復戰，彼此又交了五六回合，早見大兵如潮水相似，紛紛擁攔四面圍來，將兩匹坐騎困在核心，齊呼捉賊。李飛雄見大事已去，料想難以逃脫，狂叫數聲，便想舉刀自刎，裘萬里早已看見，右手將鋼鞭順轉，身軀一進，左手只在李飛雄腰間一把，說聲帶過，早把飛雄提高坐騎，復行向地下一擲。四面兵了見賊首已得，一聲吶喊，綑綁起來。裘萬里因自己擒了賊首，心下得意非常，撥轉馬頭，提鞭執轡，押著大隊回營。

此時狄公在營，早已得著捷報，命喬太趕速到敵營，傳令賊人，如願投降，一概準予自新，放歸口裏。所有糧草器械，命趙大成、方如海兩人收解回營。著馬榮先回本寨，以便與李飛雄見面。喬太得令出營，走至半途，已與馬榮相遇，彼此一同到了大帳。馬榮將焚營事，說了一遍，狄公命他先到後營安歇，然後升坐大帳。只見眾兵將敵著得勝鼓而來，大隊排列兩旁，直至營門之外，隨後許多人，捆縛著一個大漢，裘萬里押在後面。到了帳前，報功已畢，將李飛雄推跪在階下。飛雄此時大罵不止：「汝等這班叛逆賊臣，廬陵王乃天下明君，命俺復奪江山，重興天下！誤中馬榮賊狗頭之計，使我大營焚掠，山寨難歸。汝等要殺便殺，想投順汝等叛國奸臣，也是三更夢想！」當下只是罵不絕口。狄公見他到了此時，仍是矢口不移，冒充廬陵王旗號，暗道：「這人頗有恆心，據他對馬榮說來，因為許敬宗活命之恩，故爾為這班奸臣，乾出這事。此時被擒，命在頃刻，仍然始終不一，不肯推賴他人。且待本院以恩待他，看他若何言語。」當即起身下堂，便將眾人喝退，自己為他親解其縛，向他言道：「將軍乃一世英雄，何苦受人之愚，不顧自己性命？本帥若殺汝，何不在軍前取汝首級？不日廬陵王便來營中，那時本院為你分辯如何？」說畢，也不問別事，命人將他送往後營，暗下命喬太、裘萬里兩人防守，每日好酒好肉，使他飲食。一連數日，直不見狄公之面，所有服伺的兵丁，皆是你來我往，無一定之人。李飛雄初進營時，自分必死，此時見這樣情形，反不知狄仁傑是何用意，又聽他說廬陵王不日前來，疑惑等太子來時，再行斬首，果是如此，又不應這樣款待，想來想去，實是委決不下。這日性急起來，卻巧小軍來送酒食，李飛雄將他揪住，橫按前磕膝上面，露出腰刀，向他喝道：「俺到此間是個賊首，狄大人為何不將我斬首，究竟是何用意？汝將他意思說明，俺就饒汝性命，不然先令涼風貫頂，與閻王相見！」那個小軍為他按住，動彈不得，忙說道：「狄大人命我等如此，哪曉得他有何用意？但聽他與馬將軍說，這人誤聽人言，乾出非禮之事，若欲天下太平，還須在他身上。其餘的話雖將我殺死，也不知道了。」李飛雄聽了此言，高聲罵道：「馬榮你這狼心狗肺的死賊，俺好心待你，反道汝毒手！此時又虛情假意，前來騙誰？汝今日除非不見俺面，一日相逢，定與汝誓不兩立！」

正說之間，只見外面走來一人，向裏說道：「賢弟，愚兄這旁請罪了。可知此事，不能怪我，許敬宗乃誤國奸臣，唐室江山，要入武氏之手。汝冒廬陵王之名，攻打懷慶，朝廷以偽亂真，竟將廬陵王賜死。若非眾位忠臣，竭力保奏，早送了太子性命。從來誤國奸臣，後來絕無好處，被萬人唾罵，遺臭萬年。目今武后臨朝，春宮穢亂，以她一生而論，先是太宗的才女，後來削發為尼，勾引高宗，復又收入宮內，封為昭儀。高宗死後，又將張昌宗弟兄，並懷義這禿驢，以及薛敖曹等人寵愛，真是可謂天地間賤貨。廬陵王是高宗的長子，理合傳位於他，接承大統，反將他貶在房州，把那些姦淫的狗賊，滅倫的奸賊，寵用在身邊。如此不仁不義，不慈不愛之人，何能母儀天下？你我皆是頂天立地的漢子，做事俱要正大光明，曾記在白鶴林聚義之先，立志專與貪官污吏，惡霸強豪作對。從前許敬宗雖有恩賢弟，可知他並非好意待你，想你代他乾了這叛逆事件成功，他與武承嗣弟兄平分天下，那時他為君，你為臣，我們堂堂英雄，反屈膝在這班狗頭之下，聽他的指揮，豈不羞煞！事情不成，所有罪名，全賴在賢弟身上，與他無涉，我等雖是草寇，也該知個君臣父子，天理人情。武三思等人，乃是遺臭萬年之人，恨不能食他之肉，寢他之皮，不料賢弟中他之計，反把國家的太子，天下的儲君誣害！自己思量，豈不大錯？前日來你營中，實是有心誘騙，想賢弟即改邪歸正，作個好人。賢弟如信我言，此時便同去見大人，以便日後臨朝，對個明證。若不相信，愚兄欲為好人，也不能有負賢弟，致受一刀之苦。不如先在你面前，尋個自盡。」說罷便要自刎。

不知馬榮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